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無恥奴

第八回 呂仰正怒拳賣國賊 陳彩林受騙黑心奴

且說江念祖赴席回來，路上給人打了一頓，臥牀一月，方才扒得起來，曉得定是以前寫信的那一班人，做出來的事情，從此便不敢出去，只是蜷伏家中，連那婚喪諸事的應酬，都不敢去。一天晚上，江念祖立在自家門口，看著那來往的行人，見一個書生模樣的人，疾趨而過，打量了江念祖一眼，忽地回過身來，滿面陪笑地問道：「請問這裡頭可是江府上麼？」江穎甫見他甚是文弱，不像有什麼歹心，便隨口答應了他一句。那書生聽了，登時兩眼圓睜，雙眉倒豎，把江穎甫胸前衣服，一把扭住，厲聲罵道：「我就估量著有些像你，原來果然是你這個賣國的奴才！你在軍營裡頭，做得好參贊，殺得好人，如今你還有這般的威勢麼？可惜南山先生這樣的一代清名，出了你這個不肖的後代，你還有什麼面目，立在世上做人？」一面說著，一面咬牙切齒的，揮拳便打。江穎甫出其不意，被他突然扭住，掙扎不脫，很被他打了幾拳，好容易灑脫了手，一溜煙逃進中門，又羞又痛，再也不敢出來。那書生見他逃了進去，兀自氣憤憤的，立在門外，又指著他的名字，罵了一場，方才大踏步走了。看官你道這書生是誰，原來是常州有名的一個名士，姓呂號叫仰正，是個內閣中書，為人豪俠，血氣過人。平日之間，常對人說，他不遇著江穎甫便罷，若是遇見了他，定要打他一頓，為那一班被害的人報仇。不想今天真個遇見了江穎甫，止不住怒氣沖天，不由分說，扭住了他的衣服，把他打了幾拳，把一個江穎甫打得逃了進去，不敢出來，方才罷了。只說江穎甫吃了這兩場虧苦，心上也有些恐懼起來，暗想若照這個樣兒，自己的身命，竟是十分危險，好在如今有的是錢，為什麼一定要住在常州這個地方，受他們的這般糟塌。想了一回，定了主意，搬到上海去住，果然僱了一隻快船，悄悄的把一切衣箱器具，搬下船去，不幾天，已到上海，就在後馬路租了兩幢房子，暫時打起公館來，混了幾年。也是他合當交運，不知怎樣的，走著了上海道的門路，為他熟諳洋務，兼擅西交，把他派了一個洋務局的幫辦。江穎甫得了這個差使，就依然的頤指氣使，作威作福起來。他的談吐，本來漂亮，又會窺人意指，專迎合人的心經。那時的上海道，叫做徐葆珊，甚是器重他的學問。江穎甫便搖搖擺擺的，越發使出那一付勢利的氣派出來。江穎甫平日，極是愛嫖，除了公事之外，一天到晚的鑽在堂子裡頭，卻是欠了局菜洋錢，專漂別人的賬。一班信人，見了他，一個個都是頭痛腦脹，不敢去招接他。江穎甫還自鳴得意地對人說：「信人們做他的恩客，情願不要還錢。」

別人聽了，也不去駁他，只付之一笑。江穎甫近來新做了一個信人，名叫陳彩林，年紀已有二十八九歲，卻是十年前大名鼎鼎的花榜狀元，現在雖然年紀大些，豐致卻還不惡，蛾眉蹙黛，未褪嬌紅，星眼橫波，猶傳媚斌，看不出她是三十上下的人。：這陳彩林自十五歲，落了平康，聲名大起，正正的做了一十五年的生意，直到如今，還是琵琶花下，車馬如云。這十五年之內，卻很很的有了幾萬金的積蓄，連著那些衣裳首飾，差不多竟有四五萬的光景。陳彩林挾了重資，明曉得自己年華老大，將來免不得門前冷落，車馬稀疏，也想要擇人而事，好好的嫁一個客人。但是妓女嫁人，也是一件難事，揀來揀去揀了兩年，始終揀不著一個對勁的客人。江穎甫聽得人說這陳彩林很有些兒私蓄，現在正要嫁人，他心上就怦然一動，好似觸著了什麼心事一般。江穎甫為人本是卑污絕頂，他那一種骯髒性質竟是從前娘胎裡頭帶出來的，無論怎麼的桑田滄海、世界遷移，他的那一種卑鄙齷齪的性情再也不會變動。現在聽別人說了陳彩林的歷史，他就有心想要騙她的錢。當夜就叫了陳彩林一個局，又去打了幾個茶圍，吃了幾杯酒，江穎甫拿出那把別人說的手段來巴結信人，奉承得陳彩林十分歡喜。不多幾日，就有了交情，江穎甫更是千依百順的體貼入微，陳彩林無論說一句什麼話兒，他也要奉承一陣。陳彩林說太陽是西邊出的，他也萬不肯說是東邊；陳彩林說月亮是江裡出來的，他也萬不肯說是海裡。那一副協肩諂笑的情形，真是一言難荊江穎甫用盡心機千方百計的漸漸哄得陳彩林有些意思，更兼江穎甫的傾心巴結格外的與眾不同，竟把自己的身體當作信人的身體一般，拚命的曲意周旋、用心熨貼，自然把個陳彩林騙得著了道兒。有時江穎甫和陳彩林坐在一起，微微的刮了一陣風，便要同陳彩林添件衣裳，偶而陳彩林皺了一皺眉頭，江穎甫便想了一法兒編出笑話，逗著她的歡喜，真個是曲折隱微，無微不至。

江念祖若肯把巴結陳彩林的一套工夫用在父母身上，便是世界之上獨一無二的孝子了。

且說江念祖就是這樣的在陳彩林院內混了一月有餘。陳彩林覺得她做個餘年生意，從來沒有這樣溫柔體貼的客人，又見他是上海道信任的人，越發死心塌地，一心一意的要嫁他，便和江念祖說了。江念祖聽了，正中下懷，這是求之不得的事，便也不和家眷同住，另租了一所三樓三底的洋房，把陳彩林迎娶過去。過了一月有餘，漸漸的想著方法騙她的錢，不是說某人方單股票要做押款，就是說某人出了三分重利，要借銀錢。

又哄她拿出幾千銀子和自己捐官，捐了一個同知，加了一枝花翎，居然就花翎晶項的闊綽起來。一連這樣的，騙了陳彩林幾回，陳彩林帶來的三兩萬現銀子也就給他騙得差不多了。陳彩林的嫁他，倒是一片真心，所以把自己帶來的錢，憑著他去經手，那裡估量得到他是這樣狼心狗肺的東西，這且暫時不表。

只說江穎甫在上海道手下，當了一年多的洋務局差使，那時正是拳匪鬧事，聯軍破了天津，上海地方，謠言四起。幸虧兩江總督項峴山，有些見識，和各國領事，打了合同，保護他們各國的身命財產，所以江南一帶，竟沒有洋兵的影蹤。住在上海的外國人，卻甚是驚慌不定，一個個都預備著逃走。這個時候的上海道，很是不容易做，交涉的案情，日多一日，又要彈壓內地的匪徒，又要保護外人的財產，把這位徐觀察，忙得個不得開交。江念祖這時正辦洋務局，自然少他不得，更兼徐觀察向來甚是信他，每遇有些難辦的事情，便和江穎甫商議。

江念祖在外交上頭，本來有些研究的工夫，辦的事情，倒也不錯。鬧了大半年，聯軍方才退出京城，定了和約。皇上回鑾之後，念著上海道的功勞，就把徐葆珊放了浙江按察使。徐觀察接了旨意，便邀了江念祖，同往杭州，那知還未動身，又有一道上諭下來，把徐觀察升授了湖南布政使。徐方伯見還沒有到桌台的任，就又升了藩台，知道天恩隆重，甚是喜歡。在上海住了幾日，就坐了招商局江輪，到得漢口，早有湖南礦局，派了一隻小火輪，來迎接新任藩台。徐方伯也不耽擱，只到制台那裡去，稟見於一趨，回來正要開船，忽見岸上來了兩個差官，都是騎著快馬，出著轡頭，飛也似的跑到江口，見了徐葆珊的船，連忙滾鞍下馬，走到船上，還有些氣喘呼呼的，對著徐葆珊說道：「差官們是從制軍衙門來的，制軍吩咐差官，趕上大人的船，請大人立刻到督署去，說是裡頭有了廷寄，要請大人去自家開讀。」徐葆珊聽了什麼廷寄，心上倒鶻突不定起來，躊躇了一會，只得跟著差官，到了督署，坐在官廳上，心上終究有些忐忑。只見莊制軍頂冠束帶，滿面春風的，走了進來，先向徐葆珊道喜。徐葆珊不知頭腦，呆了一呆，口中說道：「司裡有什麼喜事，敢勞大帥這樣的費心？」莊制軍哈哈大笑道：「如今不用這樣稱呼了。恭喜你一月三遷，剛剛接到北京專電，你又調升子浙江巡撫。湖南不必去了，所以我派差官追你回來，省得白走一趟。」徐葆珊聽了方得明白，曉得方才的差官，說錯了一句話兒，並不是什麼廷寄。想起一月之前，自己還不過是個上海道，如今居然竟升了浙江撫台，不覺得喜形於色，但對著莊制軍，不好意思，只得謙遜了幾句。莊制軍因他聖恩優渥，一月之內，從上海道直升到撫台，總算是個紅人，倒敷衍了他一番，送他出去。徐葆珊到了船上，湖南是不去了，仍舊把行李搬了上來，在漢口住了幾天，便同著江念祖迓到浙江去了。江念祖跟著徐中丞，到了杭州，徐中丞委他辦理摺件，又恐衙門裡的差使清苦，叫他兼了個洋務局提調，待他的意思，也可算得格外的了。無奈他隔不多時，舊病又作，在外面仗著撫台的名目，招搖撞騙，納賄專權的無所不為，差不多就和他在台灣的時候一樣。偏偏的徐中丞到了浙江，腳上發起濕氣來，雖然算不得什麼大病，卻是兩腳腫脹，一步路兒也不能走。有些屬員來稟見的，只好一概回絕，不能見客。緊要公事，仍舊送到內簽押房，徐中丞自家披閱，不要緊的，徐中丞看也不看，一齊都交給了江念祖，叫他代拆代批。這個當兒，江穎甫更是得意，每有的有些公事，江念祖擬了批頭，竟不給徐中丞過目，自由自便的發了下去。更詫異的，徐中丞發了腳氣，不能會客，江念祖卻趁著上衙門的時候，一班司道大員都在官廳子上，他竟是不倫不類的踱了出來，一班司道還

只認是徐中丞病好了，出來會客，一個個多恭恭敬敬的，立起身來，及至仔細一看，卻又不認得他，不免大家駭異。這江念祖老著面皮，進了官廳，和他們拱一拱手，竟自坐下，只說是徐中丞因為自己不能會客，又怕誤了什麼緊要的公事，所以叫他出來代表，如有什麼應行的要緊公事，和他說也是一樣。眾人聽了，竟是從古以來沒有的奇文，撫台有了毛病就派幕友代表，天下那裡有這樣的事情！

大家都半疑半信的，又不好認真去扳駁他，只得倒敷衍了他一會。兩司和道府見了這般樣子，暗暗的也在背後議論撫台糊塗了，正是：庸奴無恥，只貪暮夜之財；幕友高明，竟作中丞之代。不知後事如何，請聽下回交代。